

·建馆110周年纪念之典籍旧事·

从国图敦煌本《维摩诘经》系列残卷的缀合 还原李盛铎等人窃取写卷的真相*

张 磊 周思宇

内容摘要:通过对已公布的敦煌本《维摩诘所说经》写卷进行普查,比定写卷内容、书风、行款、裂痕,笔者在前贤的缀合成果之外,又将255号残卷新缀合为95组;在此基础上,以两组国图所藏《维摩诘经》系列残卷的复原为例,考察李盛铎等人盗窃、撕裂经卷的手段。

关键词:敦煌文献 《维摩诘经》 残卷缀合 李盛铎

《维摩诘所说经》(以下简称《维摩诘经》)于公元100年前后开始流传于印度。现存三种汉译本,以鸠摩罗什所译最为通行。经文分为上中下三卷,主要叙述了毗耶离法会上维摩诘与诸菩萨之间充满智慧的问答。敦煌写卷中《维摩诘经》数量众多,据已公布的图版统计,其存量可达1477号以上。其中,基本完整的写卷仅74号,其他多为残卷或残片,给后续的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便。

关于《维摩诘经》残卷的缀合,前贤已有一些成果。上世纪二十年代,陈垣先生为“劫馀”写卷编目的同时,记录了残卷首尾可以接续的情况,发现可缀残卷共37组^①。1963年及1967年相继出版的孟列夫编《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》,提及可直接缀合的俄藏《维摩诘经》共11组,判定原属同卷但无法直接连缀的残卷6组^②。1989年,中田笃郎所编《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》出版,书中《缀合文书一览》罗列了各部经卷可以缀合的卷号,并用虚线和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《新撰字镜》与古写本辞书比较研究”(14CYY027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①陈垣:《敦煌劫馀录》,《陈垣全集》第八册,安徽大学出版社,2009年。

②孟列夫主编:《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年。

文字表示残卷缀连处情况,指出国图所藏《维摩诘经》可缀残卷33组^①。1991年,江素云《维摩诘所说经敦煌写本综合目录》对57组可缀合的《维摩诘经》残卷进行归并,列表以示^②。1992-2001年,《俄藏敦煌文献》出版,编者在参考孟列夫叙录的基础上,将可缀残片的图版予以拼合,并于下方标注卷号^③。2005-2013年,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(以下简称“《国图》”)出版,各册所附条记目录,提及了残卷之间的缀合关系^④。此外,其他馆藏图版条记目录也附有少量残卷的缀合说明。张瑞兰《敦煌本〈维摩诘经〉异文研究》叙录部分亦提及少量缀合情况^⑤。

通过对已公布的敦煌本《维摩诘经》写卷的普查,比定写卷内容、书风、行款、裂痕,我们在前贤的缀合成果之外,又将255号残卷新缀合为95组(见文末附录);在此基础上,本文对两组国图所藏《维摩诘经》系列残卷进行了复原。然而,复原结果令人颇感意外,涉及到李盛铎等人当年盗窃、撕裂经卷的诸多细节。

一、国图《维摩诘经》系列残卷的复原

前贤在调查国图所藏《维摩诘经》残卷时,曾发现有多组残卷可以互相缀合,如中田笃郎判定BD442、BD542、BD733、BD731四号残卷前后相连,可缀为一组。笔者试作缀合图如下图1.1-1.3所示:



图1.1 BD442号(局部)+BD542号(局部)缀合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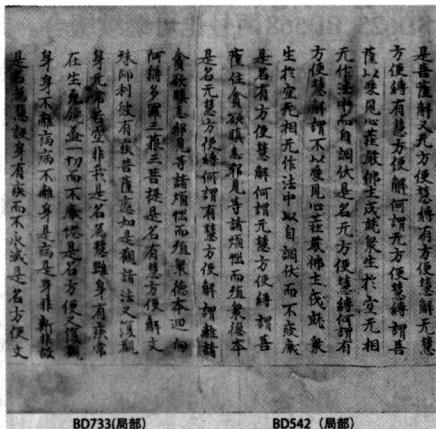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.2 BD542号(局部)+BD733号(局部)缀合图

①中田笃郎编:《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》,朋友书店,1989年。

②江素云:《维摩诘所说经敦煌写本综合目录》,东初出版社,1991年。

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、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:《俄藏敦煌文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2-2001年。

④中国国家图书馆编: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5-2013年。

⑤张瑞兰:《敦煌本〈维摩诘经〉异文研究》,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3年。



图 1.3 BD733 号(局部)+BD731 号(局部)缀合图



图 1.4 BD731 号(局部)+BD470 号(局部)缀合图

稍后,江素云进而判定上揭四号还可与BD470、BD627、BD552、BD625四号共八号残卷前后相承,缀合为一。此外,其又另辟一组,认为BD568、BD856二号可首尾相缀。笔者试作此两组缀合图如图1.4—1.8所示:

在上揭十号两组残卷缀合的基础上,最近笔者又发现此十号残卷中BD625、BD568两号也可继续缀合。此二号基本情况如下:

(1)BD625(北1197,日25),见《国图》9/106A-107A。卷轴装,3纸。首尾均残,存56行(首纸11行,首行仅存下部11字的左侧残形,次纸28行,末纸17行,末行仅存中、下部13字右侧残形),行约17字。楷书。有朱笔校加字。有乌丝栏。原卷无题,《国图》拟题“维摩诘所说经卷中”。所存内容起“五盖



图 1.5 BD470 号(局部)+BD627 号(局部)缀合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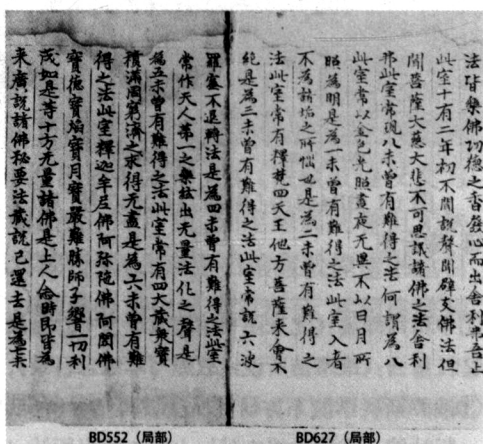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.6 BD627 号(局部)+BD552 号(局部)缀合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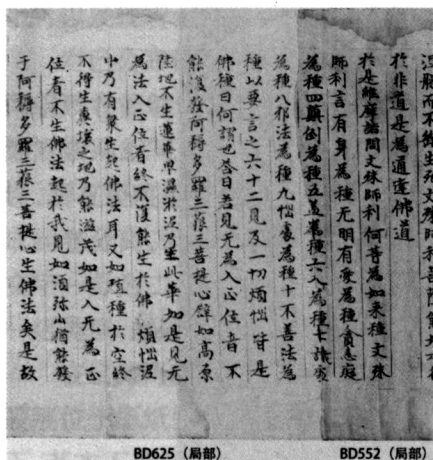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.7 BD552号(局部)+BD625号(局部)缀合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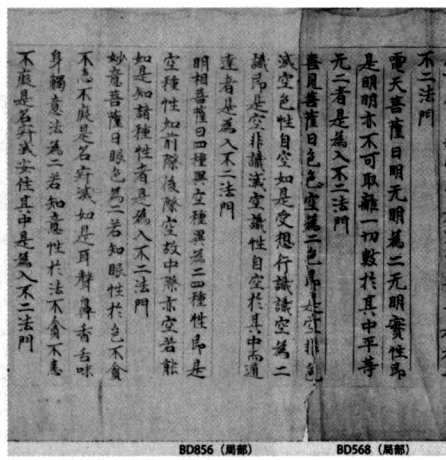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.8 BD568号(局部)+BD856号(局部)缀合图

为种，六入为种，七识处为种”句前十一字左侧残形，至“诸有地狱处，辄往到于彼，免济其苦恼”句后十三字右侧残形，相应文字见 T14/549B1-550A28。《国图》条记目录称原卷纸高 26 厘米，为 8-9 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，并云“与 BD627 号纸张、字体、风格均相同，原为同卷。但中间尚有残缺，不能直接缀接”。

(2)BD568(北 1191, 荒 68), 见《国图》8/250B-251B。卷轴装, 3 纸。首尾均残, 存 68 行(首纸 12 行, 首行中、下部 13 字右侧残泐, 次纸 28 行, 末纸 21 行, 末行下部 8 字仅存右侧残形), 行约 17 字。楷书。有乌丝栏。中题“入不二法门品第九”, 《国图》拟题“维摩诘所说经卷中”。所存内容起“一切国土中”句, 至“色空为二。色即是空, 非色灭色”句中“为二色即是空非色”此 8 字右侧残形止, 相应文字见 T14/550A27-551A19。《国图》条记目录称原卷纸高 26 厘米, 为 8-9 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。

按: 据残存文字推断, 上揭二号皆为《维摩诘经》残卷, 且内容前后相承, 可以缀合。缀合后如图 1.9 所示, 二号接缝处边缘吻合, 原分属二号之残字“地狱处辄往到于彼免济其苦恼”可复合为一, 横纵乌丝栏亦可对接。BD625 末纸 17 行, 与 BD568 首纸 12 行缀合后, 除去重合的 1 行, 缀合后该纸 28 行, 与完整各纸 28 行的规格相符。又此二号纸高皆 26 厘米, 行款格式相同(天头地脚等高, 皆有乌丝栏, 行约 17 字, 行距、字距、字体大小相近), 字迹书风相似(比较二号共有的“道”“以”“众”“或”等字), 可资参证。二号缀合后, 所存内容参见《大正藏》T14/549B1-551A19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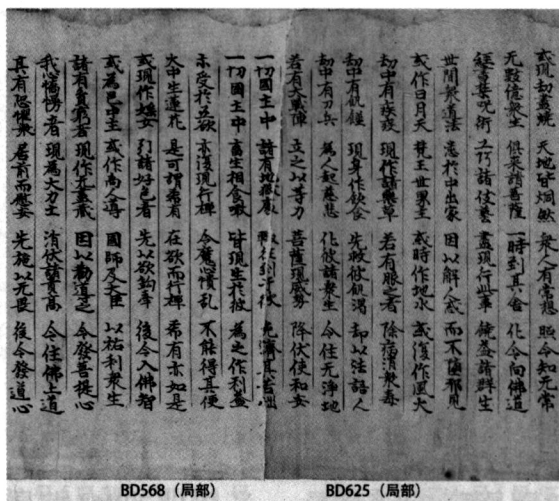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.9 BD625 号(局部)+BD568 号(局部)

此二号缀合后,则形成了BD442、BD542、BD733、BD731、BD470、BD627、BD552、BD625、BD568、BD856共十号均可首尾依次相连的系列长卷,可缀合为内容完整的《维摩诘经》卷中(仅首题“维摩诘所说经”末字的右下角略有残泐)。该组残卷首尾缀合处情况,见图 1.1-1.9。所存文字内容参见《大正藏》T14/544A22-551C27。

除这十号可缀合为完整一卷以外,另有情况相似的一组《维摩诘经》,共三号,分别为BD7909、BD1951、BD2043^①。此三号缀连后,可拼合为内容完整的《维摩诘经》卷下(仅首题“维摩诘经香积品第十”前两字缺损,余均完整)。缀合后,该组所存内容参见《大正藏》T14/552A3-557B26。

二、残卷复原后的形态与盗窃事件的关联

1910年,敦煌经卷从甘肃运抵北京后,李盛铎、何震彝、刘廷琛、方尔谦等人,用了三天时间^②,将所有经卷写本翻检一遍,择其精好,窃为己有。为掩人耳目,他们将挑剩下的长卷撕成数段,以充其数^③。在这起盗窃事件中,李盛铎等人撕裂的经卷有哪些?他们是以何种方式进行操作的?其内幕情况不得而知。通过对上述两组《维摩诘经》系列残卷缀合情况的分析,我们似

①这三号的缀合情况见中田笃郎:《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》,第83页。缀合示意图从略。

②罗振玉:《敦煌姚秦写本僧肇〈维摩诘经解〉残卷校记》:“乃先截留于其寓斋,以三日夕之力,邀其友刘君、埤何君及扬州方君,拔其尤者一二百卷,而以其余归部。”《罗振玉学术论著集》第四集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,第387页。

③郝春文:《敦煌学概论》,高等教育出版社,2010年,第214页。

乎可以发现若干蛛丝马迹。

对已公布的全部敦煌本《维摩诘经》进行系统整理后,笔者发现仅有上述两组残卷能够缀合为完整的一卷,且这两组共13号残卷均为国图所藏。仔细观察两组写卷的裂痕(图1.1-1.9),有一个特征值得关注:第一组10号残卷,所有裂痕呈竖直向下之势,且起始位置均位于两行文字正中间。裂痕造成经卷分离,但部分裂痕却并未伤及文字,如图1.6;也有部分裂痕将同一行文字一分为二,造成文字残损,如图1.9等。第二组3号残卷的裂痕情况与第一组类似,此处不赘。

在已知可缀合的卷轴装敦煌残卷中,裂痕形态大致可分为三类:第一类,裂痕位于原纸张粘合处,残卷每纸行数符合该卷纸张规制,形状齐整,笔直向下,基本不伤及文字。这类情况多为经卷年代久远,纸张之间的粘合处脱落所致。第二类,残卷边缘呈锯齿状,裂痕走向无规律性,以残片居多。这类大多属于经卷在使用过程中的自然变化,及藏经洞开启后人人为翻动搬运造成的残损。第三类,裂痕形态有迹可循,走向多竖直,规律性较强,相对于第一类情况而言,二者有明显区别:此类裂痕存在一定的横向跨度,但跨度较小,一般仅在一行文字以内,最多不超过三行,有的可从IDP彩图中看到纸张撕裂时边缘分层的毛边^①,应属于人为撕裂的痕迹。而上述两组的裂痕,显然属于第三种类型。

再看第一组10号残卷所存纸张数量及行数:

卷号	存纸数(纸)	存行数(行)
BD442	2	47
BD542	3	53
BD733	3	52
BD731	3	59
BD470	3	62
BD627	3	65
BD552	3	74
BD625	3	56
BD568	3	68
BD856	3	63

除BD442以外,其余卷号基本都存3纸,所存行数也呈现出均衡之态,即

^①为衔接字迹笔画,上文缀合示意图已看不出毛边。但通过IDP观察BD470、BD552、BD568、BD625、BD731等号的卷首正面或卷尾背面,可发现纸张撕裂分层后位于外侧的毛边,这说明是从经卷正面撕开的。

一卷完整的《维摩诘经》卷中,被相对平均地分成了现在所看到的10号残卷。第二组3号残卷(BD7909、BD1951、BD2043)所存行数与第一组有所不同,呈现出两头少中间多的形态,但此三号存留的篇幅同样不小(BD7909号3纸,存87行;BD1951号9纸,存230行;BD2043号6纸,存141行)。

综合这两组残卷的裂痕状态和篇幅大小,可以初步判断两组残卷均是人为撕裂,从而呈现出上述面貌。江素云也提到:“可缀合情形以北平所藏卷子最多,大概是敦煌写本在清末从甘肃运往北京途中被窃。当时官中报有卷数,而无行款、字数,因此,一卷方便分成多卷,以符合清册之卷数。”^①这13号残卷极有可能就是盗窃过程中凑数的产物,撕裂后的经卷看上去更像“残卷”,而非残片。方广钊先生曾考证,当年从甘肃押运到北京的敦煌经卷,“不是乱七八糟地分装18个箱子,应该是先装在某种东西(麻袋?布袋?包袱皮?)中,大的卷子100卷为一袋(或一包),残片分装,然后再装在箱子中”^②。可见,撕裂为残卷显然比撕成残片更容易蒙混过关,也只有这样做,才有可能恢复到看上去似乎是最初抵京时的状态。

然而,李盛铎等人为何要选择两卷内容完整的《维摩诘经》来撕裂凑数?就目前所知各大馆藏情况来看,应与该经所存完卷数量较多(共存74号)有关。其中,国图藏单卷内容完整的《维摩诘经》数量最多,达39号,卷上4号,卷中17号,卷下19号;英、法、俄及国内其他馆藏亦存有数量不等的完帙。有意思的是,现已完全公布的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献中,完整的《维摩诘经》共存2号,分别为羽172R、羽173,均为李盛铎旧藏。这2号经卷,囊括了《维摩诘经》上中下三卷的所有内容。除此之外,另有羽268卷上、羽269卷下两号,除首纸数行略有残损,剩馀部分也基本完整。如此可推断,李盛铎在当时挑选了至少一部完整的《维摩诘经》写卷留给自己,再从准备上交学部的经卷中,挑选出存量较大、品相稍弱的《维摩诘经》来撕裂凑数。这样不仅能控制撕裂尺寸的大小,卷数差额也能迅速填补而不易被发现,虽然撕裂了完帙,但尚有多件内容相同的“复本”存世。

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存量较大的经卷中也较为常见。如罗慕君曾发现6号残卷可缀合为完整的《金刚经》,卷号依次为BD1631、BD1783、BD1704、BD1694、BD1496、BD1530,同样全部藏于国图^③。相邻两号首尾裂痕皆竖直向下,裂痕造成的文字残损宽度均未超过两行,各号存纸3-5张,篇幅最小的BD1631号也存39行。又如,徐浩发现BD4416《大般若经》与中田笃郎已可缀

①江素云:《维摩诘所说经敦煌写本综合目录》,第3-4页。

②方广钊:《百年前的一桩公案——关于22卷续交敦煌遗书的考察》,《敦煌研究》2009年第1期,第64-73页。

③罗慕君:《敦煌〈金刚经〉汉文本整理研究》,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18年。

的16号残卷(BD4438、BD4410、BD4408、BD4474、BD4503、BD4514、BD4328、BD4349、BD4521、BD4340、BD4347、BD4455、BD4513、BD4754、BD4760、BD4436),可连缀在一起^①。至此,除BD4416首纸前11行下端略有残损外,《大般若经》卷五十二基本能够恢复完整原貌。该组相邻两号首尾裂痕皆竖直向下,且裂痕位置全为原二纸拼接处。其中BD4438与BD4410,BD4408与BD4474,BD4455与BD4513,BD4754与BD4760,BD4760与BD4436相接处,都因裂痕造成了单行之内的文字分离。再看该组每号残卷的所存纸、行数,除首尾两号存完整2纸外,中部的其他15号残卷皆存1纸,每纸存17行,可知该卷被人为从原纸粘连处平均地分成了17份。再如,一组7号国图所藏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卷六残卷(BD5250、BD5572、BD5288、BD5556、BD5324、BD5591、BD5342),先后经过中田笃郎、《国图》条记目录、朱若溪缀合成完整一卷^②,仅卷首前三行下端略有残损,裂痕走向竖直,除卷尾BD5342存8纸外,其余各号存纸1-3张。而原为李盛铎旧藏的羽048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卷六,虽然卷首缺了二十多行,但卷尾不仅附有随函音义,还有一段唐光化三年(900)李明振妻张氏的尾题,从中可以看出李盛铎对同经同帙的取舍态度。

上述三组国图所藏可缀成完帙的《金刚经》、《大般若经》和《金光明经》,与本文所举两组《维摩诘经》残卷的裂痕及所存篇幅情况非常相似,可知这类情况不在少数。当然,在这一过程中,不止少量卷帙完整的写卷遭到了破坏,李盛铎等人更热衷于选择量大重复,本身篇幅较长且已有残损的经卷来做手脚。在可缀合的《维摩诘经》或其他佛经残卷中,这类例子不胜枚举^③。例如BD538、BD536、BD652、BD604、BD513、BD515、BD585、BD510、BD556,共9号残卷可前后缀合,其中BD538首纸有相当大面积的残损,缺失部分无法找到,很可能在放入藏经洞时就已经残损。而其他几号首尾相缀处裂痕走向竖直,可判定为上述第三类裂痕情况,与BD538首纸的裂痕区别明显。这组残卷最初的状态可能只是起始位置有残,后又被挑选出来撕为九段。撕毁这类卷

①徐浩:《敦煌本〈大般若经〉缀合》亦提到此卷五处裂痕“有人工撕裂之迹”,浙江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17年,第102页。

②朱若溪:《〈金光明经〉敦煌写本研究》,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17年,第353-356页。文中提到,在280组《金光明经》缀合残卷中,“有59组是国图残卷之间的缀合”,“这种情况,更有可能是李盛铎等人盗窃敦煌文献时,对敦煌文献进行人为的割裂或撕裂而造成的。李盛铎等人盗经及割裂写卷以充数之事,已有定论。所未知的,只是李盛铎等人盗窃的具体数量和到底哪些写卷是被割裂的”(第60、62页)。

③笔者曾将国图所藏一组由14号残卷组成的《佛说佛名经》卷三(二十卷本)缀合为一,除开头部分残缺外,其余亦遭到人为撕裂。张磊、刘溪:《国图藏敦煌本〈佛名经〉残卷缀合示例》,《浙江社会科学》2015年第6期,第126-130页。

子,能达到同样的效果(迅速弥补差额,便于控制残卷尺寸),似乎还可以让自身的良心免遭谴责,在当时的处境之下确是一个“两全”的选择。

再看盗窃事件当事人之一刘廷琛的藏卷。刘氏旧藏在125号以上,其中80号现藏国图^①。其中《维摩诘经》存4号(BD14463卷上、BD14473卷中、BD14423和BD14458卷下),它们大多不能与其他残卷相缀^②。然而刘氏有的旧藏则能和国图藏卷相缀,如刘氏旧藏BD14494《妙法莲华经》卷二,后部正好与BD6109相缀(图2)^③,中间裂痕形态正属于上述第三种类型。



图2 BD14494号(局部)+BD6109号(局部)缀合图

此外,盗窃事件案发后,作为押运负责人的何彦升等人退还了部分赃物,包括22号写经和两本装订成册的残片。这22号写经中,“《妙法莲华经》12卷、《金刚经》2卷、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3卷、《维摩诘所说经》3卷、《四分律比丘戒本》1卷、《大方等如来藏经》1卷。其中除了《大方等如来藏经》之外,均属敦煌遗书中最为常见的经典。这些人偷走大批精品,为了抵挡追查,使用这些一般的经典来充数”^④。其中,原为赃物的BD6842《妙法莲华经》前部可与BD3788相缀,后部可以和BD3857相缀(图3.1-3.2)^⑤。两道裂痕形态有迹可循,人为撕裂的可能性极大。

郑振铎先生在五十年代曾撰文称:“(李盛铎)又细心拣选了若干遍,把略

①林世田、萨仁高娃:《国家图书馆刘廷琛旧藏敦煌遗书》,《敦煌吐鲁番研究》第11卷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489-498页。

②仅BD14458前部可与S.8848(存10行,上部残损)缀合。

③此组缀合由秦龙泉提供。

④方广钊:《百年前一桩公案——关于22卷续交敦煌遗书的考察》,第64-73页。

⑤此组缀合由秦龙泉提供。

有意义的、有比较新鲜资料的古写本,全部攘为己有,而将当时认为不大有价值的佛经写本,留给当时的学部。把比较长的卷子,撕裂为二、为三,以凑足原来八千六百多卷之数。现在《敦煌劫余录》(陈垣编)里所著录的,凡可把数卷的残帙接连成为一卷的,都是那时候窃取撕裂的赃证。”^①这一观点虽然说得有些绝对,但由此也可以推断,国图藏品中,有一定篇幅、裂痕走向竖直并且可以缀合的残卷,大部分是人为撕裂所致。当然,从撕裂痕迹对文字造成的残损情况来看,经手这些写卷并撕裂的人,或许始终在“尽量不破坏文字”与“营造自然痕迹不被发现”的心理权衡中完成了盗窃行径。

三、结语

敦煌残卷的缀合,不仅能恢复文献之原貌,明晰写本之性质,或许还能从中考察亲历者的心理动机及行为轨迹。

首先,李盛铎等人在预留了部分有价值的写卷之后,并非随意撕裂剩馀写卷来充数。相反,他们按照文书内容,对存量较大的写卷进行了分类,并粗略统计了不同内容的写卷数量,然后从中挑选出量大重复、篇幅较长,且品相较弱的卷子作为撕裂对象。

其次,在撕卷过程中,李盛铎等人也非随意而为。可缀残卷都保留了一定长度的篇幅,而且缀合处裂痕几乎竖直,均证明了这一点。大量裂缝的起始位置皆处在两行字的正中间,虽有许多撕裂处仍造成了文字割离,但当事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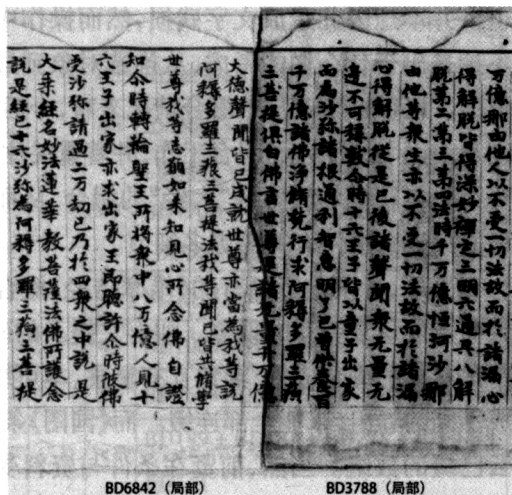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.1 BD3788 号(局部)+BD6842 号(局部)缀合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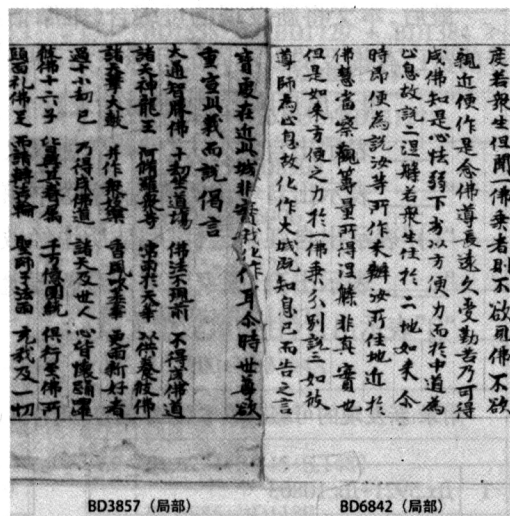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.2 BD6842 号(局部)+BD3857 号(局部)缀合图

^①郑振铎:《敦煌文物展览的意义》,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1年第2卷第4期,第3页。

也许并不想因此造成文字残损,然而操作中的失误使得结果并未如其所愿。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,从挑选对象到最终撕裂,这一过程他们是非常谨慎的。以《维摩诘经》的缀合情况来看,今后的研究需加强国图藏品内部及国图与杏雨书室的残卷缀合工作,并着重关注《妙法莲华经》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等存量与篇幅均较大的“大经”的缀合,从而发现更多能说明问题的证据,并还原跟盗窃事件有关的更多细节。

另外,考察前贤已有的《维摩诘经》缀合成果,可见一些因忽略了已有成果而造成重复劳动的现象。如上文提及的研究成果中,江素云应该没有看到中田笃郎的缀合成果,导致互有重叠,本可缀为一整组的数号残卷,被分别缀成不同的卷组,未能全部连缀。而《国图》条记目录同样也遗漏了中田与江素云已缀的数组。当然,前贤在条件与资料受限的情况下,对《维摩诘经》缀合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他们的历史功绩应予充分肯定。不过这也提醒我们,在缀合工作中,对已有成果进行系统而严谨的整理是至关重要的。

最后,本文将新发现的可缀合《维摩诘经》残卷以附录列出,其中部分卷号前贤已有提及的以不同记号标识如下^①:

- “.....”表示出自陈垣《敦煌劫余录》;
- “_____”表示出自孟列夫《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》;
- “____”表示出自中田笃郎《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》;
- “()”表示出自江素云《维摩诘所说经敦煌写本综合目录》;
- “_____”表示出自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;
- “[]”表示出自《甘肃藏敦煌文献》。

附录:新发现的可缀敦煌本《维摩诘经》残卷目录

1	Дх.5921+Дх.10803	9	BD15751+傅图 22
2	S.5635+S.8598	10	Дх.12764+Дх.12570
3	BD12010+BD6582	11	BD4379+BD2167
4	BD1900+BD2139+BD2040	12	S.9897+S.10840+BD4421+BD4411
5	S.9888+S.10219	13	Дх.6095+Дх.6123
6	BD11964+BD12158	14	BD8903+BD4423
7	S.2348+BD10	15	BD5219+BD14626
8	Дх.12548+Дх.12547	16	BD13661+BD8926

①整组完全由前贤缀合的卷号此处从略。

(续表)

17	BD4389(1)+BD5987
18	Дх.4383+BD7785
19	BD550+BD6342
20	<u>BD8921+BD8907+BD7470+S.5105</u>
21	BD8902+BD4683
22	<u>BD6840+BD6829+BD4048</u>
23	BD5028+BD4829
24	Дх.12138R+Дх.12163R
25	BD6483A+BD6864
26	Φ282+S.6596
27	羽 515+S.1304
28	Дх.10789+北大 D060
29	BD11525+BD81(1)
30	BD10111+BD7540
31	<u>BD5006 + BD4931 + (BD4904 +</u> <u>BD4871+BD5171)</u>
32	BD10130+BD12337+BD11793
33	<u>BD8918 + BD3098 + BD3184 +</u> <u>BD2950+BD3206</u>
34	BD3954+(BD4232+BD4193)
35	S.4837+S.3963
36	Дх.8440+Дх.6898
37	敦研 285+[敦研 159…敦研 148]… 敦研 117+敦研 302…敦研 176
38	Дх.2180+Дх.10788+Дх.2311
39	S.10316+S.159
40	BD9214+BD9903+BD8899+BD8914
41	BD6980+BD710+BD11873+BD9497
42	BD2605+BD2471
43	<u>Дх.851…Дх.10799+Дх.799+Дх.800</u>
44	BD3730+Дх.3006

45	BD6190+BD938
46	Дх.3661+Дх.3779
47	<u>(BD442 + BD542 + BD733 + BD731 +</u> <u>BD470 + BD627 + BD552 + BD625) +</u> <u>(BD568+BD856)</u>
48	BD15181+BD5018
49	BD10893+BD10237
50	BD761+BD6804
51	<u>BD189 + BD181 + BD275 + BD386 +</u> <u>BD131</u>
52	BD10340+ <u>BD10015…BD10012</u>
53	<u>Дх.1137…Дх.2228+Дх.6174</u>
54	<u>BD1558 + (BD1729 + BD1384 +</u> <u>BD1526+BD1762+BD1568)</u>
55	Дх.2433+(BD3052+BD3212)
56	BD11105+BD8905
57	Дх.1096+S.6906
58	Дх.475+BD1221
59	BD5131+BD14875
60	BD3200+BD3194A
61	BD8123+BD765
62	Дх.622+(S.145+S.148)
63	Дх.4886+BD1189
64	Дх.12556+Дх.12651
65	<u>BD9530 + BD9215 + BD9529 +</u> <u>BD12100</u>
66	中散 2059+中散 2053
67	BD11236+S.4519
68	P.3324+BD5546
69	S.2884+S.2914
70	BD11058+BD11039
71	Дх.5189+Дх.2066

(续表)

72	BD10169+BD768	83	BD2803+BD14077
73	Дх.5855+Дх.5728+BD6729+BD6511	84	S.7469+BD8180
74	S.8848+BD14458	85	BD15767+津艺 221
75	Дх.10794+P.2786	86	BD8234 + BD2603 + BD2784 + BD2751+BD2426+BD8915
76	BD4791+BD4997	87	BD11371+BD379
77	BD9133 + BD1639 + (BD1655 + BD1586) + BD1413 + BD1592 + BD1739 + BD1684 + BD1570 + BD1637 + BD1809 + BD1671 + BD8906)	88	BD2956+S.2508
78	BD5711+BD14080	89	S.7158+BD3311
79	津艺 134+S.828+BD144	90	BD835+BD5328
80	中散 2073+中散 2069	91	BD15186+BD15179
81	BD11925+S.1013	92	BD15784 + BD15750 + (BD4617 + BD4390)
82	BD8908+BD11555	93	BD10635+BD3742
		94	BD13656+BD7359
		95	BD6148+Φ300

【作者简介】张磊,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敦煌学、汉语史。周思宇,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汉语史。